

看诗不分明

(55)

如果要勾勒韩愈人格的全貌,有一首诗不可不读: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。如果将韩愈诗看作一个造型奇伟、气象雄浑的建筑,那么最顶上的那块金砖,不是他以硬语盘空、雄浑恣肆为人称道的任何一篇古风,却是这首沉郁苍老、追步杜甫的七律:“一封朝奏九重天,夕贬潮州路八千。欲为圣明除弊事,肯将衰朽惜残年。云横秦岭家何在?雪拥蓝关马不前。知汝远来应有意,好收吾骨瘴江边。”

此诗大意是:早上刚把奏章呈上金銮宝殿,晚间就被贬到潮州路远八千。一心想替圣朝革除一些弊政,岂敢因为衰老而爱惜自己的残年?云横秦岭已经看不见我的家园,雪拥蓝关连马也畏缩不前。知道你远道而来是情谊深重,那么就好好收拾我的骸骨在这瘴江之边。(参照羊春秋先生版本译出)

元和十四年(819)正月,唐宪宗派人到凤翔法门寺,把佛骨迎入大内供奉,引起了朝野的许多连锁反应,韩愈为此上《论佛骨表》,极力反对此举,而且历举前代信佛的帝王“乱亡相继,运祚不长”的事例以为明证,因此触怒宪宗,想处死韩愈,幸亏宰相裴度、崔群等力谏,才改为贬潮州刺史。这时的韩愈已经五十二岁了,命运转瞬之间突然变脸,远贬天涯,而且严令启程,只得独自仓促启程。当他行至蓝关时,侄孙韩湘赶到,这时韩愈的妻子儿女,也随后出发,不知在何处颠簸受苦。“家何在”不但是看不到原本的家园,而且也包含了“家”已破碎的惨痛。事实上,韩愈十二岁的小女孩还因惊痛劳顿而在路上夭亡,韩愈为进直言、逆龙鳞真可谓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。韩愈在《女挈圜铭》中追述道:“愈既行,有司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师,迫遣之。女孀年十二,病在席。既惊痛与其父决,又輿致走道撼顿,失食饮节,死于商南层峰驿。”当时家人只能将这个聪慧、敏感而苦命的小女孩草草埋葬,直到五年之后,韩

愈才将她安葬在河南韩氏墓地。了解了这些细节,回头再看“家何在”,简直不忍卒读,三个字,因为韩愈一家人的血泪而永远湿着烫着。

到底为什么要反对迎佛骨?韩愈不惜付出生命代价希望革除的“弊事”即弊端是什么?在《论佛骨表》中,他写道:“(百姓)焚顶烧指,百十为群;解衣散钱,自朝至暮。”“若不即加禁遏,更历诸寺,必有断指脔身以为供养者。伤风败俗,传笑四方,非细事也。”劳民伤财,自取败亡,韩愈因此极力反对,不惜获罪,即使忠而获罪也不后悔。

“云横秦岭家何在?雪拥蓝关马不前。”这一联是名句,是写景,也是抒情——景色中满是苍凉情怀,无一字写人,而人自在。不但一笔三层,而且诗意收敛而饱满。蒋枏玄《评注韩昌黎诗集》中评《李花赠张十一署》有“此诗妙在借花写人,始终却不明提,极匣剑帷灯之致”之语,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亦富“匣剑帷灯之致”,叙事、抒情、写景、交代后事,没有一字直接写到人,但是作者自己的形象已经被不露痕迹地烘托出来,虽隐约又明确,如漫出剑匣的剑气、透过帷幕的灯光。

这一联也极显韩愈严谨端整的另一面和他炼字的功力。“横”“拥”二字,何等有力,一横一纵,写出了地理和心理双重的无路可走,几有寸步难行之功,实在令人拍案叫绝。最后两句何其愤慨和悲凉,却又透着一种陷入绝境的君子特有的镇定和坦然。《左传·僖公三十二年》记老臣蹇叔哭师时有“必死是间,余收尔骨焉”之语,韩愈用此典,料定必死,向韩湘交代了后事。可以读出这样的潜台词:正道直行,天地可鉴,死便死耳,何必多言?直到此时,他仍然没有一点悔意,没有一点恐惧,因为他想的仍然不是自己,而是天下。

正是这沉郁顿挫、大气磅礴、感情直欲涨破纸面的杰作,为韩愈留下了一幅精彩的自画像:冰天雪地中立马蓝关,失路悲愤而铁骨铮铮、九死不悔。所谓的顶天立地,说的就是这种人吧。

雪拥蓝关马不前

潘向黎

惜物

赵文心

爱咀嚼人生况味的。所惜之物的价值,非金钱所能衡量,或在时光的绵延,或在情感的积蓄,或在重睹的欢乐,或在日常的亲切,或在愿景的珍贵。喜欢这样的描述,“春日里读旧信,那些生命里的秋天,又一次无声地经过我的窗前”。日升日落,旧物静默,在岁月的回声和尘埃中堆积出别样的意蕴,与生命的流逝融为一体。

一直记着很多年前的一次心痛,是读到介绍《城南旧事》的作者林海音的文章。林海音的婚礼盛况,林海音从出生到成长到创作到家庭的种种文件、证物,一应俱全精心保留,与此优容精致、从容不迫的生活状态形成强烈对照的,是很多年来我们生活

记忆的粗粝简陋,生活情景的印证、累积与传世被置于生存需求的末端,甚至无奈放弃。每一次“运动”,首当其冲的是旧事物旧物人,但凡与旧时代有丝缕关联,活生生斩断,剥夺,“扫地出门”。家里两本老相册,相角固定着的许多“天窗”十分触目,与那些黑白影像一起消失的,是先辈长者们无可复制的音容笑貌、身世故事让后人的瞻仰怀念,干涩扁平,落于空茫之境。

检视我的衣柜,在底层也收着一包旧衣,20岁生日母亲的礼物,一件黑白条纹的短袖衬衫;怀孕时母亲亲手改制的衬衣,胸前背后打了细密的褶皱;女儿婴儿时戴过的围兜,母亲女红精致,一针一线透着迎接初生的喜悦。这个小小的包裹浓缩了我的生命印痕,是我的无价之宝。

在海南,看的不光是海天一色。那有至今人类未曾踏足的大华原始热带雨林,还有许多未被熟知的动植物。

到达博鳌已是夕阳西下,在万泉河口海口看到的是一缕晚霞绚烂无比。酒剑秋店的电视里恰巧在播放纪录片《鹦哥岭上的青春》,鹦哥岭位于海南中部,从地图上见海南琼崖纵队司令部的旧址就设在这里。一群来自祖国各地的学习自然生命科学的大学生,为了一个共同目标,探索自然研究动植物生命进程,来到了海南,站在了鹦哥岭脚下。无畏的精神往往使人的灵魂得到了升华。这群年轻人肩负着再也平凡不过的使命,求索未知,获得新智。个人研究方向不同,不等于各自单打,看到这个团队的天人合一精神,不得不令人感慨。

连绵原始热带雨林,大自然的造化。鹦哥岭的森林植被是浓浓的绿,山水风光果然吸引人。年轻人路过一个叫蚂蟥坡的地方,尽管事先做了防护,可是从未有人经过的蚂蟥坡,成千上万的饿极了的蚂蟥向他们扑来,真叫防不胜防,望着满腿粘着吸血蚂蟥,毛骨悚然。这样近似血腥的场景,没有难倒他们,紧接一场暴雨不期而遇,尽快翻过蚂蟥坡,不就是离下一个山坡更近了吗。

为了寻找海南树蛙,科考队员几年中坚持不懈,苦苦追寻。他们在鹦哥岭深处,设“埋伏”,在山坳树丛下把树叶放在塑料盒盖上,好几个昼夜蹲守,反反复复,辛苦程度可想而知。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,终于采集到树蛙产下的小蝌蚪,令人兴奋不已。收藏的树蛙品种,小到如指甲大小,诱人可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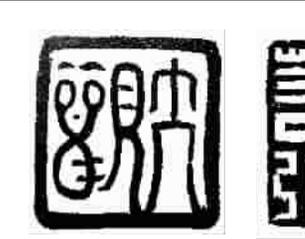
生活是十分艰苦,但幸福指数却很高。这群年轻人为了鹦哥岭守护着,抓获偷猎者,是为崇山峻岭的鸟语花香,付出与回报是同等的。鹦哥岭是幸运的,倏忽间想到海南一个叫“呀诺达”雨林文化旅游区,凡是旅游区意味着开发与破坏并存,不免心痛,人类喧嚣或多或少影响着生态。倒是心生一个愿望,让鹦哥岭保持它往日的宁静,悉心守望的是我们共同的财富。有理由记住年轻人在鹦哥岭上的无悔青春。

仰望

苏剑秋



再大的储藏空间也架不住只进不出,于是,柜门一开,好容易塞进去的东西就滚将出来;柜顶上纸盒堆到天花板;家具和家具之间随手要用的或者以为随手要用的物件见缝插针。家里满成这样,要即时找一件东西,可就难了,费时费力还不一定能找到。不过找寻过程中也会有意外之喜,久觅不得的某样东西突然现身,为不肯处理旧物提供了充足



大观 上善若水 徐庆华 篆刻

用微博寻找赛珍珠中文版本

在“夜光杯”(6月11日版)读到邵燕祥关于赛珍珠的一篇短文,里面提到赛珍珠获诺奖后写了一本《爱国者》,我从未知晓这本书,即便是著名的《大地》,我也未曾读过。六十多年来的主流话语对赛珍珠的评价甚低,百般挑剔且恶语相加,估计从未翻译过

林《爱国者》。

深有所感,于是在新开的微博上发白一帖子。

诗人王小妮很快就复了个帖,说:这是小说没有人翻译过来吧。接着一位在上海杨浦区的网友“活在烟尘中”说:1949年前好几个译本。1949年后没出过。我估计这是一位藏书家或者版本学家。结果引出了陈子善老师详尽而专业的帖子:赛珍珠的长篇小说《爱国者》1949年前有四个译本,分别为戴平万等译本、哲非(吴诚之)等译本、朱雯等译本,均在1939年出版。还有钱公侠等译本,1948年出版。至于《大地》,译本更多,但大都是节译本,胡仲持的全译本流传最广,至1949年已印行12版。

同时有小众菜园(陈村老师)、里程、赵武平等各位先生以及许多名不知的网友帮忙转帖搭话,众人拾柴,火高了起来。

网友“杭州子张”说:我买过1998年王逢振等人译、漓江版《大地》,还有新疆大学出版社印的很粗糙的三卷本《大地》,没有译者名字,肯定是盗版。当时只为了买来看看。

到了十一点多,有一位四川成都的网友“安公子然”发来帖子:我读的是台湾远景版,翻译者文字感觉很好,可惜此版本没有署翻译者的名号。

这样,有关赛珍珠的《爱国者》和《大地》的中文版本我就大致知道了。

邵燕祥老师《说起赛珍珠》一文,说到《爱国者》中有一段描写一百多名爱国青年在长江畔被枪决的文字,小说的时代背景从1926年到1938年的中国大陆军阀混战时期以及其后的抗日战争。深感政治的残酷。政治残酷,阅读可以记住。



“弄堂”显示着上海的地域文化,由此还涉及“里弄”、“一条小弄”、“里弄干部”等。这个“弄”类似北京的胡同、小巷。“弄”同时还作为路段编号,与路上的“号”并用,“弄”内还有很多个“号”。现在城区的“弄”已变大变壮,大到“弄”可能就是一条路,或者“弄”就是一个围起来的新村、小区或公寓地址,“弄”内少则有几十个“号”,多的会有几百个“号”,甚或“弄”内楼盘还有山水景观。

范围如此之大的“弄”,其标准读音应是 lǒng 而非 nòng。由于“弄”字

在普通话里多作动词读为 nòng,而 lǒng 仅用于“弄堂”或路号,遂使一些人将“某路某弄”读成了“某 nòng 某号”。有的媒体人不明就里也跟着误读为 nòng,一些频繁出镜的嘉宾也那么认真地认真地说着 nòng,导致这个错音盛行并困扰着年轻学子和幼稚学童,并大有以错音浸润社会标准音的趋势。甚至有的课堂上竟有老师以错音纠正学生的正确音,这类严肃实在悲伤。

为防继续习非成是,谨呼吁诸友,此“弄 lǒng”非 nòng,上海弄堂别读 nòng。

上海弄堂勿读 nòng

贺国伟

今年,我家的周末活动多了一项内容,去开心农场收菜。这个开心农场可不是网上的,而是真实田野中的农场。就在古老的大汶河边,风景秀丽、空气清新,有一大片果园,果树中间就是我们的农场。现在总是看到许多食品安全问题曝光,让我总是梦想着能有一片安全的土地,产出让全家人吃得放心的果蔬,可这也谈何容易。因为担心农药残留,自己曾种过菜。小区绿地不允许破坏,就在泡沫箱子里种了韭菜、小白菜等,没有时间加上没有经验,长出来的菜都是减肥版的,细若发丝,还不够塞牙缝的,只好作罢。也想过在农村种菜,但在哪儿、谁来种都是问题。

今年春节,老公回老家串亲戚。酒桌上,表弟说起他的烦心事:家里有几十亩果园,一个人忙不过来,所以自己不能出去打工。收了苹果后还要

赶集摆摊,占用了大量时间,也卖不出多少钱。果园的空地上种了些蔬菜,自家也吃不了多少。去年白菜便宜,都卖不出功夫钱,最后一堆都烂在了地里。辛辛苦苦一年,才挣了两三万块钱。今年想增加收入,可是路在何方呢?

老公和表弟一说,两人一拍即合。这下好了,难题同时解决。老公的同学也早有此意,还有老东的一位同事,平日里都是注重生活质量的人士,先后加入。于是租下表弟的一部分地块,每年给他租地费和管理费,种子由我们提供,表弟负责播种、管理,要求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、不施化肥,不必考虑产量,成熟后我们自己采收。

大家兴致勃勃地商定了蔬菜品种:韭菜、油菜、白菜、卷心菜、土豆、西瓜、甜瓜、花生……有十几种之多。花生除去直

接吃的,其余的都榨油,连油的问题也解决了。至此,我们也拥有一块希望的田野!

从此开始了我们的幸福周末。春天的第一次收获,带回的是鲜嫩的头茬韭菜。很久不敢买韭菜了,这下终于可以吃饱了。包水饺、烙饼、锅贴,一个字:香!后来是油菜、小白菜,那菜叶上可是带着虫眼的,放心大胆地吃吧。五一节时收了卷心菜,这种据说药喂大的蔬菜也是好久没沾边了,现在终于重回厨房。这周则收获了第一批西瓜,虽然因为天气原因,西瓜个头不大,但沙瓤、清甜,那久违的纯正西瓜香味让人陶醉。

不但不自己吃,还分了许多给亲朋好友。大家收到菜后都很高兴。虽说在市场买也花不了多少钱,感觉却是收到了一份厚礼!

表弟的负担已经大大减轻,现在种菜悠闲多了。随着影响力

的扩大,明年到他这儿租地的人会更多。至于苹果,老公已经帮他想了办法。联系了一家网站,到成熟季节时双方合作搞采摘活动,还可以酿造苹果酒,能消化很多的苹果,并且不用过多的时间。现在人们注重养生,销路应该不成问题。为此,老公已经未雨绸缪,联系到了高校酿酒专业的教授作技术指导。

孩子们也很开心,周末在农场里收菜,对他们来说,那可是新鲜的生活体验。半天下来,丝毫不觉得累,这种劳动在他们眼里就是乐趣,可比上网玩偷菜有意思多了。

我欣喜地看到,几家人的小小梦想已经开始绽放美丽,也并不如想象的那般艰难。梦想如果只停留在空想、空谈,永远是遥远的。只要行动起来,就离目标近了一大步。

明起刊登一组《社区文化追梦者》。

十日谈

梦想成真

开心农场

何听

何听

何听

何听

何听